

法端常集大衆講法華經以此尼經本精定
遣人請之尼固辭不與法端責讓之尼不得
已乃自送付法端等開讀唯見黃紙了無文
字更開餘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慙懼即送還
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頂戴達佛行
道於七日七夜不暫休息既而開視文字如
故故知抄寫深加潔淨比來無驗只爲不熟

右一
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鍾七

反 嘴音 安古肉 蟹陟列反 粥古鹽呼雞賓
商音 賈古蚩 尺之麾許爲瓊
沙下 舍聿切 徒穫胡郭 眇毛九 浮熊音搏皮 擦落膨灑
功音 箭式視 鎏作木誅罪 破音株 購古候反 之若絳
刎音 武粉 僵音薑亦作殞 跛他吊蹠 利娶利句七
反 線武 死而不朽音 胡鉤弭錦俾 豁房六反

誣音 實竄反 亂縷弊上力主反 破破 拐帽上褲脰衣
笞掠反 下丑 諒之 跌徒結反 精才反 罪刑 帚六 帚
索奴音 鉗桔巨沃反 爆布教反 呔跨駕 鐸七 罪
釤鏘下都定反 械下戒璉力 展脯音耐 耐奴
反 蒿蘇貴 胜傍禮 棚薄萌 琮藏宗 翱菊音 媚祕明代
反 薦反 置餘制 梗古喜碰五對 捏許爲 麝音邕忤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鍾八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神異篇第二十此有五部

述意部

勸通部

降邪部

胎孕部

雜異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道之爲化也蓋以抑夸

強權悔慳挫凶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則
善信歸降竦石參煙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
無心剛柔在化所以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
或顯現神奇遙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寢而
後空靈迹惟詭莫測其然夫理之所貴者合
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權者反常而合
道利用以成務然傳所紀其詳莫究或由法
身應感或是道仙高逸但使一分兼人便足
高矣若其夸衡方伎左道亂時因藥石而高
飛藉芳芝而壽孝與天上鷄鳴雲中狗吠蛇
鶴不死龜蔡千年稱爲是異未可較其聖變
也今之集者且錄聲聞三五之神異若論諸
佛菩薩聖德自在不可以言知不可以心測
備列諸篇不局此章矣

勸通部第二

如大方等大集念佛三昧經云大目連答阿
難言憶念我昔於一時間取此三千大千世
界悉內口中其時衆生乃至無有一念驚覺
往來想復念我昔在世尊前作師子吼能以

湏弥內於口中能過一劫若滅一劫如是爲
常復念往昔至於東方住彼等三千世界有
一大城名曰寶門於彼有六萬億千家我於
彼中一一皆現我身而爲說法安住正法余
時阿難念言我昔取一袈裟投置地上時大
目連第一上座威神若是既不能取乃至不
能舉今離地云何手擎阿難又念我昔居世
尊前作師子吼時諸外道欲共我較隱身說
法唯除世尊一切知見大力菩薩自外所有
聲聞弟子乃至外道而問我隱沒身時住在
何處終不能知我身所在尔時大迦葉答阿
難言我念一時在世尊前作師子吼於此三
千大千世界湏弥諸山之屬一以口吹能令
破散乃至無有如微塵許其有衆生住彼山
者不令損害亦無覺知如是諸山皆悉滅也
我又一時於此大千世界一切大海河池諸
水乃至無量億千那由他百千水聚以口一
吹皆令乾竭而彼衆生不知不覺我又一時

在大衆前作師子吼能於三千大千世界之內以口一吹即令大火熾然遍滿猶如劫燒終亦不使損一衆生竟不覺知余時彌勒文殊諸大菩薩等聞大迦葉作師子吼便化華聚若湧彌山乃至再三散迦葉上復化作大七寶蓋住虛空中覆大迦葉頂并覆一切聲

聞大衆余時富樓那答阿難曰我念昔時有諸衆生應以通化者便爲彼取三千大千世界以手摩之開示彼等當余之時無一衆生有驚怕想亦不覺知唯彼衆生應與化者乃見我手摩此世界又我能取三千世界以手迴轉不以爲難又吾能以於世尊前以一指節取此三千世界一切水聚皆令入我手指節間無一衆生有損減想我又一時於初夜中以淨天眼觀此大千世界所有無量衆生疑惑不出是定皆爲除疑今彼衆生各作斯念我蒙尊者獨住我前爲我宣說隨機獲益無有滯礙余時羅睺羅答阿難曰我念往昔

以此三千大千世界諸山之類皆納一毛孔中我身如本衆生不異我又一時取此夫千世界所有大海河池水聚悉入毛孔我身無損衆生無害一切水聚名皆如本我又一時此處入禪即於東北至一佛界佛號難勝現身禮敬已即還此界求旃檀香還持供佛香

朱林共

三

氣遍滿皆作無量種種變化余時湧菩提答阿難曰我念一時入於三昧此大千世界弘廣若斯置一毛端往來旋轉如陶家輪當余之時無一衆生有驚懼心亦不覺知己之何處我又往昔於如來前作師子吼白言世尊如此大千世界吾能以口微氣一吹皆令散滅其中衆生不驚不迫無往來想復於佛前能以大千世界所有衆生皆悉安置一指節端上至有頂還來本處令彼衆生無往返想又念一時宴坐三昧見十方諸佛無量無邊百千世界各有六万諸佛答所未見今皆見知以是定心復發神力至湧彌頂天帝釋邊

撮取一掬栴檀末香往彼無量諸世界中供養向時余許如來彼界衆生皆悉明了見我住是闍浮供養承事

降邪部第三

如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深信三寶常供養佛法衆僧諸婆羅門外道等皆生嫉妬共相聚集揀選宿舊取五百人皆誦四章陀典

天文地理無不博達共集議言阿恕伽王一

切盡供養剃髮頭禿人我等宿舊未曾被問當設何方便使彼意迴有一善祝婆羅門語諸婆羅門言諸賢但從我後却後七日我當以祝力作魔醯首羅身飛行至到王宮門汝等皆當步從我後我能使大作供養汝等都得諸婆羅門皆共然可到七日頭善祝婆羅門即自祝身化作魔醯首羅於虛空中飛到王門頭諸婆羅門亦皆侍從到王門頭遣人白王言虛空中有魔醯首羅將四百九十九婆羅門從空來下今在門外餘婆羅門在地而立欲得見王阿恕伽王喚使來前便喚

來入坐於雨廂牀上王言小坐共相問訊即語之言魔醯首羅何能屈意故來相見欲何所湏答言湏飲食即勑厨中擎五百案飲食著前魔醯首羅等皆手推言我從生已來未曾食如此食阿恕伽王答言先不約勑不知當食何食魔醯首羅等皆同聲言我之所食

連朱林

四

食剃頭禿人阿恕伽王即勑一臣汝往到雞末寺語尊者耶耆王宮內有五百婆羅門一自稱言魔醯首羅不知爲是人爲是惡羅刹請問所以願阿闍梨來爲我驅遣使去所使之人是邪見婆羅門弟子到彼衆中情不稱實如王所言語衆僧作如是言阿恕伽王有五百婆羅門貌狀似人語似羅刹唯作是言正欲得汝沙門作食上座耶耆即語維那鳴雜集僧起辭衆僧言我年以老耄我爲衆僧當如此事衆僧安隱護持佛法聽我使去第二上座言上座不應去我身無所堪能惟我應去第三者言第二上座不應去正應我去

如是展轉乃至沙弥十六万八千僧中其最
下頭七歲沙彌起至衆僧中長跪合掌而作
是言一切大僧不足擾動我旣幼小不能堪
住護持佛法唯願大衆必聽我去上座耶奢
極大歡喜手摩沙彌頭言子汝應合去使人
不待卽於先去阿怒伽言頗有來者不使人
答言更相推致令次最下沙彌來王作是言
大者羞耻故使小者來使作酬對阿怒伽王
聞沙彌來即出門迎坐此沙彌著御座上諸
婆羅門皆大瞋恚阿怒伽王大不識別我等
宿德尚不起迎爲此小兒而自出迎沙彌問
王言何以見喚王時答言此魔醯首羅欲得

卷之五
五
三

阿闍梨爲食隨阿闍梨欲爲作食不爲作食
沙彌言我年幼小朝來未食王先施我食然
後我當與彼今食王即勑厨宰擎食來與食
一案食悉皆盡如是擎五百案食與皆都
未足王復勑厨家言所有餘食盡持擎來與
沙彌得食忽尔都盡問言足未答言未足飢

渴如本厨監白王飲食都盡王言庫中麯脯
乾食一切都來儻忽都盡王問言足未答言
猶未足王答言一切飲食悉皆都盡更無有
食沙彌言撮下頭婆羅門將來我欲食之即
時噉盡如是悉食四百九十九婆羅門悉皆
令盡惟有魔醯首羅極大驚怖飛向虛空欲
去沙彌即時座上舉手從虛空中撮頭復噉
使盡王即時驚怕見噉諸婆羅門使盡復不
噉我以不沙彌知王心念即語王言王是佛
法檀越終無損減慎莫驚怕即語王言王能
共至雞頭末寺不王言阿闍梨將我上天入
地皆當隨從沙彌即時共王到雞頭末寺王

見沙彌朝所食之食諸衆僧等皆分共食所
食五百婆羅門皆剃除鬚髮被着法衣在諸
衆僧下行未坐最初食者最在上座頭魔醯
首羅最在行末五百人見王沙彌極生慙愧
我等尚不能與此沙彌共戰何況與諸大衆
而共捕力猶如鶴尾俟於鑪炭猶如蚊子與

金翅鳥捕飛遲疾猶如小兔共師子王捕其
威力如此之比不自度量五百婆羅門心生
慙愧得須陀洹道

胎孕部第四

如雜寶藏經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久遠無量
古時波羅奈國中有山名曰仙山有梵志在
彼山住大小便利於石上後有精氣墮小行

廸有雌鹿來舐即便有身日月滿足來至仙
人所生一女子端正殊妙唯脚似鹿梵志取
之養育長成梵志事火使火不絕此女宿火
小不用意使令火滅此女恐怖畏梵志瞑有
餘梵志離此住廸此女往彼乞火梵志有跡
經卷二十八

七六

若去時亦遶七而莫行本跡異道而還即如
其言取火而去時梵豫國王出行遊獵見彼
梵志遶舍周市十四重蓮華復見二道有兩
行華惟其所以問梵志言都無水池云何有
此妙華彼具答之王尋華跡至梵志所從索
女看見其端正甚適悅意即從梵志求索此

女梵志與王王即立爲第二夫人後時有身
相師占言當生千子王大夫人聞已生妬漸
作計校恩厚招喻鹿女左右多與財寶日月
滿足便生千葉蓮華欲生之時大夫人以物
綬眼不聽自看捉臭爛馬肺承着其下取千
葉蓮華盛着籃裏擲於河中還爲解眼而語
之言看汝所生唯見一段臭爛馬肺王遣人
問爲生何物而荅王言唯生臭肺大夫人而
語王言王喜倒惑此畜生所生仙人供養生
此不祥臭穢之物王大夫人即便退其夫人
之職不復聽見時烏耆延王將諸徒衆從夫
人妹女下流遊戲見黃雲蓋從河上流隨水
而來王作是念此雲蓋下必有神物遣人往
看於黃雲下見有一籃即便接取開而看之
見千葉蓮華葉葉有一小兒取之養育以漸
長大各有大力烏耆延王歲常貢獻梵豫王
集諸獸物遣使欲去諸子問言欲作何等時
王答言欲貢獻彼梵豫國王諸子各言若有

一子猶望能伏天下使來貢獻况有千子而當獻他千子即時將諸軍衆降伏諸國次到梵豫國王聞軍至募其國中誰能攘却如此之敵都無有人能攘却者第二夫人來受募言我能却之間言云何得却夫人答言但爲我作百丈之臺我坐其上必能攘却作臺已

竟夫人在上而坐余時千子欲舉弓射自然手不能舉夫人語言汝慎莫舉手向父母我是汝母千子問言何以爲驗母答子言我若構乳一乳有五百歧各入汝口是汝之母若當不尔非是汝母即時兩手構乳一乳之中有五百歧入千子口中其餘軍衆無有得者千子降伏向父母懺悔諸子於是和合二國無復怨讐自相勸率以五百子與親父母以五百子與養父母時二國王分閻浮提各畜五百子佛言欲知彼時千子者賢劫千佛是也余時姨姬夫人繆他目者文殊瞽目龍是也余時父者白淨王是也余時母者摩耶夫

人是也諸比丘白佛言此女有何因緣生鹿腹中足下生華復有何因爲王夫人佛言此女過去世時生貧賤家母子二人田中鋤穀見一辟支佛持鉢乞食母語女言我欲家中取我食分與是快士女言亦取我分并與母即歸家取母子二人食分來與辟支佛女取草採華爲之敷草座散華著上待辟支坐女在母邊上一高處遙望其母已見其母而語母言何不急疾鹿驟而來母既至已嫌母遲故尋作恨言我生在母邊不如鹿邊生也母即以二分食與辟支佛餘殘母子共食辟支佛食訖擲鉢著空作十八變時母歡喜即發誓願使我將來恒生聖子如今聖人以是業緣後生五百子皆得辟支佛一作養母一作所生母以語母鹿驟故生鹿腹中腳似鹿甲以採華散辟支佛故跡中一一華生以敷草故常得爲王夫人其母後身作梵豫王其女後身作蓮華夫人由是業緣後生賢劫千聖

建

朱二十八

八

以誓願力常生賢聖諸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分別功德經云昔有長者名曰善施家有
未出家女在家向火暖氣入身遂便有軀父
母驚怪請其由狀其女實對不知所以父母
重問加諸杖楚其辭不改遂上聞王王復詰
責辭亦不異許之以死女即稱怨曰天下乃

當有無道之王枉煞無辜我若不良自可保
試見枉如是王即檢保如女所言無他增減
語其父母我欲取之母對曰隨意取之用此
死女何爲王即內之宮裏隨時贍養日月遂
滿產得一男端正姝妙年遂長大出家得道
聰明博達精進不久得阿羅漢道還度父母

又譬喻經云昔有夫妻二人無子祠祀天神
以求係胤神即許之遂便懷妊生四種物一
者旃檀斗盛米二者甘露瓶三者寶囊四者
七節神杖其人歎曰吾求兒子更生餘物便
到神所重求所願神即語言汝欲得子何物
稱贊答曰子當使令給養吾等神云食此米

升用之無盡甘露蜜飴食之無減而消百病
珍寶之囊用之無損七節神杖以備凶暴兒
子豈能辦此其人大喜還家試驗如言不虛
遂成大富不可算計國王聞之即遣衆兵欲
往攻奪其人擎杖飛遊擊敵摧破強衆皆悉
退散其人歡喜無復憂患 雜異部第五

卷六

九

如譬喻經云昔有大家收穀千斛埋着地中
前至春溫開窖取種了不見穀而有一虫大
如牛苔無有手足亦無頭目如頑鈍肉主人
太小莫不恠之出著平地即問汝是何等終
無可道便以鐵錐刺一處虫即語曰欲知我
者持我著大道傍自當有名我者於是舉著
道邊三日之中無能名者次有數百人乘黃
馬車衣服侍從皆黃駕車而呼穀賊汝爲何
在是間答曰吾食人穀故持我著此語極久
便辭別去主人問穀賊向者是誰也答言是
金寶之精居在此西三百餘步大樹下有百
石甕滿中金主人即將數十人往掘即得甕

全家室歡喜輦載將歸叩頭向穀賊云今日得金是大神恩寧可留神共歸更設供養穀賊曰前食君穀不語姓字者欲令君得是金報今當轉行福於天下不得復住言竟忽然不現又譬喻經云王舍城東南隅有一汪水城內溝瀆汙穢屎尿盡趣其中臭不可近有

一大虫生汪水內身長數丈無有手足而婉轉依仰戲汪水中觀者數千阿難分衛見而往觀虫即跳踉波浪動漏具以啓佛佛與諸比丘共詣池所衆人見佛各各念言今日如來當爲衆會說虫本末以釋衆疑不當快乎佛言昔維衛佛泥洹後時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經過寺中寺主見大歡喜請留供養三月衆皆受請寺主盡心供饌無有所遺後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還過塔寺見五百比丘精勤行道並各發心當設薄供五百商人各捨一珠得五百摩尼珠以寄寺主囑寺主言曰足以吾珠供僧比丘言諾即皆受之後生不善

心勗欲獨取不爲供衆衆僧問言前賈客施珠應當設供而發遣耶寺主言是施我耳若欲奪吾糞可施汝若不時去剴汝手足投於糞坑衆愍其癡默然各去故知惡祝不可不慎又智度論云佛在世時有人遠行獨宿空舍夜中有鬼擔一死人來著其前復有一鬼

錄朱林大六

十

逐來瞋罵云死人我物汝忽擔來先鬼言是我物我自持來後鬼言是死人實我擔來二鬼各捉一足一手爭之前鬼言此間有人可問後鬼即問是死人誰擔來是人思惟此二鬼力大若實不實俱不免死便語言前鬼擔來者是後鬼大瞋捉其人手捩出著地前鬼啖之急取死人一臂附之即著如是兩臂兩腳頭脇舉身皆易於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拭口而去其人思惟我父母生身眼見二鬼食盡今我此身悉是他空我今定有身耶爲無身耶行到佛塔問諸比丘廣說上事諸比丘言從本已來恒自無我但以四大和合故

計爲我身如汝本身與本無異諸比丘度之爲道得阿羅漢果又善信經云有神藥樹名曰摩羅陀祇主獸天下万毒不得妄行有大神蛇身長一百二十尺蛇行索食有黑頭虫身長丈五虫行道中與蛇相逢適欲舉頭前齒大虫蛇聞藥香屈頭欲走蛇身舉藥樹身即中斷分作兩段頭半生得走尾便臭爛諸毒聞此蛇臭衆惡毒氣皆悉消滅又智度論云明月摩尼珠多在龍腦中有福衆生自然得之亦名如意珠常出一切寶物衣服飲食隨意皆得此珠者毒不能害火不能燒或是帝釋所執金剛與脩羅鬪時碎落闇浮提變成此珠又言過去久遠佛舍利法既滅盡變成此珠以爲利益又華嚴經云大海中有一四寶珠一切衆寶皆從之生若無此四珠一切寶物漸就滅盡諸小龍神不能得見唯娑伽羅龍王蜜置深寶藏中此深寶藏有四種一名衆寶積聚二名無盡寶藏三名遠熾

然四名一切莊嚴聚又大海之中有四熾然光明大寶一名日歲光明大寶二名離潤光明大寶三名火珠光明大寶四名究竟無餘光明大寶若大海中無此四寶四天下金剛圍山乃至非想非非想處皆悉漂沒日歲光明能變海水爲酪離潤光明能變海酪爲蘇火珠光明能然海蘇究竟無餘光明能海蘇求盡無餘頌曰

至聖真運 因慮因識 神功掩暉 賢惠難測
善惡共居 昇沉同色 對事思悟 知之神匿
處染不涅 遺塵攸息 瞻伊玄覽 敦扇其極
省已愚惰 高慕齊德 万代揚名 十齡福力

感應緣略引十八驗

晉沙門釋曇邃

晉沙門釋法相

晉沙門釋仕行

晉沙門釋耆域

晉沙門釋佛調

晉沙門釋捷陀

晉居士崧世常

齊沙門釋法獻

隋沙門釋弘明

宋參軍程德度

齊沙門釋普空

隋沙門釋法安

隋沙門釋慧偈

唐沙門釋轉明

唐沙門釋賈逸

唐沙門釋法順

唐兗州鄒縣人張志字

諸傳雜明神異記 晉河陰白馬寺有

釋曇遂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
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遍又精達

經旨亦爲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
請法師九旬說法遂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
是眼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
子自今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
過見有兩高座遠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
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

朱禁

十一

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疋白羊五頭綃九
十疋呪願畢於是各絕遂不知所在晉越
城寺有釋法相姓梁不測何許人常山居精
苦誦經十餘方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
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于
廟側忽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

見其石函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

於是取其財以救貧民至晉元興末卒春秋
八十矣

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晉仕行沙門者潁川人也姓

朱氏氣志方遠識宇沉正修心直詣崇厚不
能動焉時經典未備唯有小品而章句闕略
義致弗顯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至于閻

尋求經藏踰歷諸國西域僧徒多小乘學聞
仕行求方等諸經咸駭惟不與曰邊人不識
正法將多惑亂仕行曰經云千載將末法當
東流若疑非佛說請以至誠驗之乃焚柴灌
油煙炎方盛仕行捧經涕淚誓願誓曰若果
出金口應宣布漢地諸佛菩薩宜爲證明於

是投經火中騰燎移景旣而一積煨燼文字
無毀皮牒若故舉國欣敬因留供養遣弟子
法饒賣送胡本還至陳留浚儀倉垣諸寺出
之凡九十篇二十萬言河南居士竺叔蘭練
解方俗深善法味親共傳譯今放光首品是
也仕行八十乃亡依闍維之火滅經日屍形

朱禁

朱禁

十三

朱禁

猶全國人驚異皆曰若真得道法當毀壞應聲碎散乃斂骨起塔慧志道人先師相傳釋公亦具載其事也晉沙門耆域者天竺人也自西域浮海而來將遊閬洛達舊襄陽欲寄載船北度船人見胡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比般達北岸耆域亦上舉船皆驚耆域前行有兩虎迎之弭耳掉尾耆域手摩其頭虎便入草於是南北岸奔往請問耆域曰無所應答及去有數百人追之見耆域徐行而衆走猶不及惠帝末域至洛陽洛陽道士悉往禮焉耆域不爲起譯語譏其服章曰汝曹分流佛法不以真誠但爲浮華求供養耳見洛陽宮曰忉利天宮髮鬚似此當以道力成就而生死力爲之不亦勤苦乎沙門支法淵竺法興並年少後至域爲起立法淵作禮訖耆域以手摩其頭曰好菩薩羊中來見法興入門域大欣笑往迎作禮捉法興手舉著頭上曰好菩薩從天人中來尚方中有一人發病數年垂死耆域往

魏之謂曰何以墮落生此憂苦下病人於地卧單席上以應器置腹上綺布覆之胡噴三偈訖爲胡況可數千語尋有臭氣滿屋病人曰活矣耆域令人舉布見應器中如汙泥者病人遂瘥長沙太守滕永文先頗精進時在洛陽兩脚風攀經年耆域爲況應時得申數日起行雨水寺中有思惟樹先枯死耆域向之呪旬日樹還生茂時寺中有竺法行善談論時以比樂令見耆域誓首曰已見得道證願當稟法域曰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度出去法行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聞斯言八歲沙弥亦以之誦非所望於得道者耆域笑曰如子之言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即自得以我觀之易耳妙當在君豈愠未聞京師貴賤贈遺衣物以數千億萬悉受之臨去封而留之唯作幡八百枚以駱駝負之先遣隨佑客西歸天竺又持法興一納袈裟隨身謂法興曰此地方大爲造新之

罪可哀如何域發送者數千人於洛陽寺中
中食訖取道人有期曰發長安來見域在長
安寺中又域所遣佑客及駱駝奴達燉煌河
上逢佑客弟於天竺來云近燉煌寺中見域
弟子漂登者云於流沙北逢域言語欵曲計
其旬日又域發洛陽時也而其所行蓋已万

里矣晉沙門佛調不知何國人往來常山積
年業尚純朴不表辭飭時咸以此重之常山
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病甚
駕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爲師朝晝
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
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
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
驚曰和上旦初不出寺汝何容相見兄弟爭
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
一年半歲費乾飯數升還恒有餘有人嘗隨
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
宿虎還橫卧窟前調語曰我奪汝居處有愧

如何虎弭耳下山隨者駭懼調自剋亡期遠
近悉至乃興訣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
人物而欲永存若能盪除三垢專心真淨形
數雖乖而神會必同衆咸涕流調還房端坐
以衣蒙頭奄然而終終後數年調白衣弟子
朱林共八人入西山伐林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

明姿儀暢悅皆驚憇作禮問和上尚在此耶
答曰吾常自在耳具問知故消息良久乃去
八人便捨事還家向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
共發冢開棺不見其屍晉捷陀勒不知何國
人也嘗遊洛邑周歷數年雖敬其風操而莫
能測焉後語人曰盤鵝山中有古塔寺若能
修建其福無量衆人許之與俱入山既至唯
草木深蕪莫知基朕勒指示曰此是寺基也
衆試掘之果得塔下石礎復示講堂僧房井
竈開鑿尋求皆如其言於是始疑其異寺既
修勒爲僧主去洛百里每朝至洛邑赴會聽
講竟輒乞油一鉢擎之還寺雖復去來早晚

未曾失中脯之期有人日能行數百里者欲隨而驗之乃與俱此人馳而不及勒顧笑曰汝執吾袈裟可以不倦既持衣後不及移晷便已至寺其人休息數日乃還方悟神人後不知終晉桓世常中山人也家道殷富太康中禁晉人作沙門世常奉法精進潛於宅中

起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焉僧衆來者無所辭却有一比丘姿形頑陋衣服塵弊跋涉塗澗來造世常常出爲作禮命奴取水爲其洗足比丘曰世常應自洗我足常曰年老瘦瘠以奴自代比丘不聽世常竊罵而去比丘便見神足變身八尺額容瓌偉飛行而去世常撫膺悔嘆自撲泥中時桓家僧尼及行路者五六十人俱得望視見在空中數丈上了了分明奇芬異氣經月不歇法蘭即名理法師見宗者也有記在後卷傳蘭以語於弟子法階階每說之道俗多聞宋程德度武昌人父道惠廣州刺史廣爲衛軍臨川王

行參軍時在尋陽屋有鸕巢夜見屋裏忽然自明有一小兒從巢而出長可尺餘潔淨分明至度牀前曰君却後二年當得長生之道儼然而滅德度甚祕異之元嘉十七年隨王鎮廣陵遇禪師釋道恭因就學禪甚有解分到十九年春其家武昌空齋忽有殊香芬馥

朱林共十六冥祥記

達于衢路闔境徃觀三日乃歇

右六出冥祥記

齊永興

栢林寺有釋弘明本姓贏會稽山陰人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感諸天童子以爲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伏于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曰汝是何人答曰昔是此寺沙弥盜帳下食今墮閻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腰繩繫之鬼遂謝求脫云不敢復來乃解放於

是絕迹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柏林寺春秋八十有四齊南海荆山有釋法獻是廣州人始居此寺歲久彫軀獻率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徽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携手來歌去

藏徽有道德歡樂方未央 言終忽然不見

舉寺驚嗟咸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磬繩斷何不早治獻驚起徃視垂將委地申其手接得無折損後不知所終隋終南山梗梓谷釋普安姓郭氏雍州北涇陽人也儀軌行法獨處林野不宿人世專崇禪思至于沒齒栖遲荒險不避狼虎常讀華嚴手不釋筆卷之二十一十七

兩谷合潤之側鑿龕結庵延而住之初住龕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逐峻崩下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龕窟石遂依言避餘所大眾共憐安曰是華嚴經力也未足異之又於龕東石壁澗左有索陀者川鄉巨害縱橫非一陰疾安德恒恐思誅與伴三人持弓挾刀攘臂挽強將欲放箭箭不離弦手張不息怒眼舌噤立住經宿聲相通振遠近周廢教恒共碩德三十餘僧避地終南安置幽谷自身行乞資給豐足雖被聞徹皆獲免難時有藹法師避難在義谷杜映世家掘窯藏之安被放還因過禮觀藹曰安公明解佛法頗未寬多而神志絕倫不避強禦蓋難及也安曰今蒙脫難乃惟華嚴經力也至隋文帝創曆佛教大興廣募遣僧依舊安置時梗梓一谷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唯安一人習樂山居守素林壑時行村聚惠益生靈終寢煙霞不接浮俗末有人於子午虎林

兩谷合潤之側鑿龕結庵延而住之初住龕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逐峻崩下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龕窟石遂依言避餘所大眾共憐安曰是華嚴經力也未足異之又於龕東石壁澗左有索陀者川鄉巨害縱橫非一陰疾安德恒恐思誅與伴三人持弓挾刀攘臂挽強將欲放箭箭不離弦手張不息怒眼舌噤立住經宿聲相通振遠近周廢教恒共碩德三十餘僧避地終南安置幽谷自身行乞資給豐足雖被聞徹皆獲免難時有藹法師避難在義谷杜映世家掘窯藏之安被放還因過禮觀藹曰安公明解佛法頗未寬多而神志絕倫不避強禦蓋難及也安曰今蒙脫難乃惟華嚴經力也至隋文帝創曆佛教大興廣募遣僧依舊安置時梗梓一谷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唯安一人習樂山居守素林壑時行村聚惠益生靈終寢煙霞不接浮俗末有人於子午虎林

而出既至院門迷昏失惺若有所縛不能得動眷屬鄉村同來爲謝安曰余不知也蓋華嚴力也語今懺悔扶取油瓮如語得脫又龕南張鄉者來盜安錢袖出持去既達家內寫而不出口噤無言即尋歸懺服過而去又有程郭村程暉和者頗懷信向恒來安所聽受

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經屍於地伺欲棺斂安時先往鄴縣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暉村五里遙喚程暉和何爲不見迎耶連聲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由迎矣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其至村厲聲大喚和遂動身傍親乃割所經繩令斷安入

卷二十八

十八

三

其庭又大喚之和即忽起匍匐就安安令屏除棺器覆一箇筭以當佛坐令和遠旋尋服如故更壽二十年後遇重病來投乞救安曰放爾遊蕩非吾知也便遂命終時安風聲搖逸道俗榮荷其側衆也皆來請謁興建福貧多有通感故於昆明池東北白村有老母病

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旣見不覺下迎言問起居奄同常曰遂失病苦于時聲名更振村聚齊集欲設大齋大萬村中有田遺生者家途壁立而有四女妻著弊布至膝而已四女赤露迥無覆身大女名華嚴年已二十唯有鹿有二尺擬充布施安引村衆次至其門愍斯貧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貧煎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何救周遍求物閒無一物仰面悲號遂見屋甍一把亂藜用塞明孔挽取抖藪得穀十粒揉以成米并將前布擬用隨喜身旣無衣待至夜暗匍匐而行趣齋供所以前施物遙擲衆中十餘粒米別奉炊飲因發願曰女人窮困由貧種煙業今得窮報困苦如是今竭貧行施用希來報作此願已以此十粒黃米投飯甑中必若至誠貧業盡者當願所炊之飯變成黃色如無所感命也柰何作此誓已掩淚而返於是甑中五石米

三

卷二十八

十八

十九

飯並成黃色大衆驚嗟未知所以周尋緣構乃云是用田遺生女之願力也齋會齊率獲粟十斛尋濟之女辦法衣仍度華嚴送入京寺余後聲名重振弘悟難述安居處雖隱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者多周行救贖勸修法義不殺生邑其數不少嘗於龕側村社縛猪三頭將加烹宰安聞徃贖社人恐不得殺增價索錢十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已加本價十倍可以相與衆各不同更相忿竟忽有小兒羊皮裏復來至社會助安贖猪旣見諍覓因從乞酒行飲行儻焜煌旋轉合社老少眼並失明湏臾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割勝肉曰此彼俱肉耳猪食糞穢余尚噉之況人食米理是貴也社人聞見一時同放猪既得脫遼安三市以臯啄觸若有愛敬故使効之南西五十里內雞猪絕嗣乃至今其感發慈善皆此類也性多誠信樂讀華嚴一鉢三衣累紀弥勵開皇八年頻勑入京爲皇

儲門師長公主營建靜法復延住寺名雖帝字常寢巖阿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五日終於靜法禪院春秋八十矣隋東都寶揚道場釋法安姓彭安定鶴孤人少出家在太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爲業猿食弊衣卒于終老到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晉王門人以其形質矬陋言笑輕舉並不爲通日別門首喻遣不去試爲通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更住慧日王所遊履必賚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渴乏四顧惟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入給帝王時大嗟之問何力致余答王力使介及從王入磧達于泥海中應遭變恠皆預避之得無損販後徃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爲達之王乃手書寺壁爲弘護也初與王入谷安見一僧著弊衣乘白驥而來王問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創造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漏鵝吻下觀人衆王又問之答曰此太白山神

錄
朱林二十八

從王者也。爾後諸竒不可廣錄。至大業之始。帝弘重之威。轍王紛見。皆屈膝常侍。三衛奉之若神。又徃名山。召諸隱逸。郭智辯。釋志公。澄公。杯度。一時。撫萃慧日。道場有道藝者。二千餘人。四事供給。資安爲首。又於東都爲立寶楊道場。唯安一衆居中。樹業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春秋九年。有八月初將終。前告帝曰。安亡後。百日火起。出於宮內。彌須慎之。及至寒食。油沸上焚。夜中門閉。三院宮人一時火死。帝時不以爲恠。送柩太白資俸官給。然安德潛於内外。同諸侶眠不施枕。頸無委曲。延頸牀前。口出流涎。每有升餘。將呈所表。各獲靈徵。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偈。姓陽。晉陵曲何人也。靈通幽顯。世莫識之。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不敢輒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道行遇厄。沒命救之後。徃嶺南。歸心真諦。專釋禪法。大有深悟。末住栖霞。安志虛靜。往還自任。不拘山世。時徃楊都。偶

法師所懇素。知道行異禮。接足將還山寺。請見。神力偈云。許復何難。即從窓中出。臂長數十丈。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將還房中。語懇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爲耳。以大業元年。終於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偈終日。以三衣樸遙擲堂中。自云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徒衆好住。便還房內。大衆驚起。追之。乃見床中白骨一具。跏坐牀上。就而擗之。躰然不散。唐西京化度寺釋轉明俗姓鹿氏。未詳。何許人形服僧儀貌非弘偉。容止淡然。色無喜愠。以隋大業八年無何而來居。住洛邑。告有賊起。及至覆檢宗緒。莫從帝時感之。未能加罪。權令收禁。初不測其然。至來年六月。果逢衆感。作逆驅逼凶醜。奔斥東都。誅戮極甚。方委其言。下勑放之。而明雖被拘。散情計如常。與諸言議。曾無所及。會帝徃江都。行達偃師。時獄中死囚數有五十。剋時斬決。明曰。吾當放此死厄。即徃獄所。假爲餉遺。

面見諸囚告曰明日車駕當從此過余等一時大呼云有賊至若問所由云吾所委當免死矣及至期會便如所告勑乃總放諸囚然收明入禁便大笑而受都無憂懼于時四方草竊人不聊生如明言矣大業末歲猶被拘繫越王跡祚方蒙釋放雖往還自在而恒居

乾陽門內別院供擬恐其潛逸密遣三衛私防護之及皇唐泰建議軍國謀猷恒預惟握籌計利害僞鄭卅充倍加信奉守衛嚴設又兼恒度至開明二年即當唐武德三年也明從洛宮安然而出周圍五重初不見迹審僞都之將敗故西達京師太武皇帝風奉音問深知神異特興禮敬勑住化度寺數引禁中具陳徵應及後事會咸同契合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見衣資什物儼在房中尋下追徵遍國周訪了無所獲有所諮詢學者常以平等一法志而奉之然記諸道俗過未苦樂等報皆有靈驗行至總持願僧衆曰此寺不久當有

血流宜共慎之恰都師法該等私度世充兒孫尋被收碌戮之都市方悔前失追不可及唐安州沙門賈遠不知何許人隋仁壽初遊于安陸言戲出沒有逾符識形服改變遊涉不定或鑑或素分身諸縣及至推驗方敬其德行迹不輕爲無識所耻有方等寺沙門慧

李林父
卷三

嵩學行通博因行遇之以紙五十張施云法師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所因後有諱起嵩被引禁官司責問列辯而荅紙盡事了如符本契徵應所合例皆如此未至一家云承卿乞云某家與我婦須得禮贈廣索錢米剋日

成婚數往彼門楊聲陳囑女家羞恥遂竊殺之埋屍糞下經停三日行遊市上逢人說言被殺之事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與諸群小戲水側或騎橋檻手把弄之云抑羊頭捩羊頭衆人倚看笑其所作及至江都楊家禍亂咸契前言不知所終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

俗姓杜氏雍州萬年縣人稟性柔和志存儉約京室東阜地号馬頭空岸斥墳遂堪爲靈窟有因聖寺僧琢禪師本是順受業師琢革劙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搆示其儀則忽感一大不知何來白足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內口銜上出湏臾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

過中不飲旣有斯異四方響歸乃以聞上隨高重之日賜米三升因供常限乃至龕成無爲而死今所謂因聖寺是也順時躬覲其事更倍歸依力助締構勸民設會供限五百臨時倍來供主懼少順曰莫遮通給千人供足猶有餘剩常有張河江張弘暢家畜牛馬

朱林六八共三

性本慚惡人皆患之賣無取者順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調善更無齷齪又每年夏中引衆驪山柄靜地多更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就地指示令亟移徙不久往示恰無虫矣又順患腫脹潰流逸有敬喙之或以帛拭尋即除愈餘脹發香氣芬薰難比拭帛猶在香氣

不歇又有三原縣人田蘿墻者生來患聾兼有張蘇等亦患瘡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好人永即痊復又有武功縣僧爲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毒遂陰託病僧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煥尋即釋放但有障虧魔邪所惱者歸順皆愈不施呪術福力

如是其不測者謂有陰德所感故使感靈偏敬致言所教多抑浮詞顯直正理敦實爲懷見有樹神廟室多即焚除況愛道俗貴賤皆投讚毀兩途開匈莫二似如不知翻作餘語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漲無人敢度岸獲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如行陸地及順上岸水尋還溢門徒目覩不測其然所感幽通事多非一財帛靡恠通用無主但服羸弊卒無兼副朝野知委聞徹皇帝引入內宮崇敬致禮合宮歸仰請受戒法以真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徒生來行法令後承用言訖如常跏趺坐卒終於南郊慈善寺春秋

八十有四臨終忽有雙鳥投房悲哀驚切因即坐送于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道俗同嗟制服人馬亘野悲號恸地肉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三周枯骸不散自終至今恒有異香流注屍所徃者同聞學侶門徒恐有外侵乃歲龕內不懼外竊四衆良辰赴供弥滿

右六驗出
唐高僧傳
朱林共八
唐兗州鄒縣人姓張忘字曾任縣尉真觀十六年欲詣京赴選途經太山因而謁廣祈福廣中府君及夫人并諸子等皆現形像張時遍禮拜訖至於第四子傍見其儀容秀美同行五人張獨呪曰但得四郎交遊詩賦舉措一生分畢何用仕宦及行數里忽有數

十騎馬揮鞭而至從者云是四郎四郎曰向見兄垂殷故來仰謁因而言曰承兄欲還然今歲不合得官復恐前途將有災難不復湏去也張不從之執別而去行經一百餘里張及同伴夜行被賊劫掠囊具並盡張遂呪曰四郎豈不相助有頃四郎車騎畢至驚嗟良

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賊顛仆迷惑却來本所四郎命人決杖數十其賊胫膊皆爛色而別去四郎指一大樹兄還之日於此相呼也是年張果不得官而歸至本期處大呼四郎俄而即至乃引張云相隨過宅即有飛樓綺觀架廻陵虛雉堞參差非常壯麗侍衛嚴峻有

同王者所居張既入中無何四郎即云須參府君始可安坐乃引張入經十餘重門趨走而進至大堂下謁拜而見府君非常偉絕張時戰懼不敢仰視判官判官事似用朱書字皆極大府君命侍宣曰汝乃能與我兒交遊深爲善道宜停一二日謙聚隨便好去即令

引出至一別館盛設珍羞海陸畢備絲竹奏樂歌舞盈耳即與四郎同室而寢已經一宿張至明旦因而遊戲庭序徘徊往來遂窺一院正見其妻於衆官人前著枷而立張還堂中意甚不悅四郎恠問其故張具言之四郎大驚云不知嫂來此也即自行造諸司法所

其類乃有數十人見四郎來咸走下階並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報曰不秉違命然須白錄事知遂召錄事錄事許諾云仍須來此案於衆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司法乃斷云此婦女勘別案內嘗有寫經持齋功德不合即死遂故令歸張與四郎涕泣而別立之仍囑張云唯作功德可以盡壽乘乘本馬其妻從四郎借馬與妻同歸妻舉精憲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去舍可百步許忽不見張大怖懼走至家中即逢男女號哭又知已殯張即呼兒女急往發之開棺見妻忽起即坐粲然笑曰爲憶男女勿恠先行於是已死經六七日而蘇也兗州士人說之云爾右二報出宣記述征記曰桓仲爲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冀覩靈異既陟崇嶺有一湖而生桑樹有群白鵠湖中有敗輪赤鱗魚使者渴搔欲往飲水赤鱗魚張口向之使者不秉飲神異經曰北方荒外有湖方千里平蕪無

高下有魚長七八尺形狀如鰐而目赤畫在湖中夜化爲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十七粒之即熟食之可以愈邪病臨海記曰郡東北二十五里任曾逸家有一石井自然天成非人功所造井深四丈常有涌泉大水不溢大旱不竭夏絕香冷冬至甜溫長老相傳云管有採材人臨谿洗器流失酒林後出於井中地鏡圖曰夫寶物在城郭丘墻之中樹木爲之變視柯偏有折枯是其候也視折枯所向寶在其方凡有金寶常變作積蛇見此輩便脫隻履若屐以擲之若溺之即得凡藏寶忘不知處以大銅槃盛水著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地鏡圖曰視屋上瓦獨無霜其下有寶藏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朴耳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

孔壁子云董之取又云至余之烹天下寶述異記曰南康零都縣汎江西出去縣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舊傳常有神鷄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迴翔長鳴

響徹見之輒飛入穴中因号此石爲金雞石
皆有人耕此山側望見鷄出遊戲有一長人
操彈彈之鷄遙見便飛入穴彈丸正著穴上
丸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間隙不復容人
又有人乘舡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有
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之黃衣
人乞食艇主與之食訖艇適至崖下艇主乞
瓜此人不與仍唾盤上徑上崖直入石中艇
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向食器
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黃金吳錄曰日南北景
縣有火鼠取毛爲布燒之而精名火浣布晉
陽春秋曰有司奏依舊調白練武帝不許搜

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
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
草木之皮則獸之毛也魏文帝以爲火性酷
烈無含養之氣著之典論刊廣門之外是時
西域使人獻火浣布架染於是刊滅此論地
鏡圖曰山上有龍必有金博物志曰妊娠者

不可食葷今兒盈布抱朴子曰山中樹能語
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山中夜見火光
者皆古枯木所作勿怖也山中午日稱仙人
者老樹也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
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
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
旁叢數國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爲榮短
不可杖釣魚爲鮮不足充餉玄中記曰百歲
之樹其汁赤如血千歲之樹精爲青羊万歲
之樹精爲牛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鍾八

劖通

詳是較通正今音角

李

苦支反

椎

音角

鰐

音角

鰐

耄

音胃老也

鰐

音膾

脯

音父

脯

音父

脯

鼈

音臚

鼈

音臚

鼈

音臚

鼈

音臚

鼈

鼈

音臚

鼈

音臚

鼈

音臚

鼈

音臚

鼈

圉

音圉

圉

音圉

圉

音圉

圉

音圉

圉

塞伊吾高昌備經危難時值高昌王麴氏爲
給貨資傳送突厥素護衙所又教將送雪山
以北諸蕃羌國具觀佛化又東南出大雪山
皆人云葱嶺停雪即是雪山奘親目覩過此
雪山即達印度經十年後返從葱嶺南雪山
北具歷諸國東歸于填婁爾等凡經一百五
十餘國備歷艱辛人里莫比至貞觀十九年
冬初方達京師奉詔譯經兼勑令撰出
西城行傳一十二卷至今龍朔三年翻譯經
論未似奘法師遊國博聞翻經最多依奘法
師行傳王玄策傳及西域道俗任土所宜非
無重異勑令文學士等總集詳撰勒成六
十卷号爲西國志圖畫四十卷合成一百卷
從于填國至波斯國已來大唐總置都督府
及州縣折衝府合三百七十八所九所是都
督府八十所是州一百三十三所是縣一百
四十七所是折衝府四洲所宜人物別異者
並簡記諸篇非此所明今之所錄者直取佛